



2018年5月出版

秘密花园

【美】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著

银莎儿 绘

李文俊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企鹅青少年文学经典系列



秘密花园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 / 著

狼孩儿 / 绘

李文俊 / 译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花园 / (美)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著;
狼孩儿绘; 李文俊译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1
(企鹅青少年文学经典系列)
书名原文: THE SECRET GARDEN
ISBN 978-7-5086-7973-0

I. ①秘… II. ①弗… ②狼… ③李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7745号

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

Penguin Books Ltd, 80 Strand, London WC2R 0RL, England

Copyright © Penguin Random House China, 2017

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© Daniela Jaglenka Terrazzini

ALL RIGHTS RESERVED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

秘密花园

著者: 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

绘者: 狼孩儿

译者: 李文俊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)

承印者: 深圳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12 $\frac{7}{8}$ 字数: 242千字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 ISBN 978-7-5086-7973-0

定价: 59.00元

策划出品: 中信童书

策划编辑: 许美琳 宿欣

特邀编辑: 苗辉 王璐璐

责任编辑: 温慧

营销编辑: 王澜 王馨可

封面设计: 阿猛 徐婕

内文排版: 壹原视觉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1	一个也没剩下	001
2	玛丽小姐乖乖	011
3	穿过荒原	025
4	玛 莎	037
5	走廊里的哭声	061
6	“是有人在哭嘛，是真的嘛！”	071
7	花园的钥匙	083
8	引路的知更鸟	095
9	人世间最最古怪的房子	107
10	迪 康	123
11	榭鸫的窝巢	141
12	“我能有一小片地吗？”	155
13	“我是科林”	169
14	一位小王爷	189

15	筑 巢	207
16	“我就不来！”玛丽说	225
17	大发雷霆	237
18	“你可不能浪费时间”	249
19	“春天来到了！”	261
20	“我会一直一直活下去的！”	279
21	本·韦瑟斯达夫	293
22	太阳西下时分	309
23	魔 法	319
24	“让他们笑吧”	339
25	帘 幕	357
26	“那是妈妈！”	369
27	在花园里	385



一个也没剩下

玛丽·伦诺克斯被送到米塞斯维特庄园她姑父那儿去住的时候，谁都说比她模样更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还真是没见到过。这说的也是大实话。她一张小脸尖瘦尖瘦的，身子也是又细又瘦，浅色头发又稀又薄，还老哭丧着脸。头发发黄不说，连脸色也是蜡黄蜡黄的，那是因为她出生在印度，从小就这病那病不断。她父亲在当地的英国政府里当差，总是不得空闲，而且他自己也老是病恹恹的，她母亲倒是个大美人，光惦记着到处去参加舞会，跟那些喜欢嘻嘻哈哈的人一起寻欢作乐。她根本没想要生这个小女孩儿，玛丽一生下来她就将婴儿交给了一个土著阿妈全权看管，并且让这个阿妈明白，要想讨得女主人的欢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让太太见到小娃娃。因此，当玛丽是襁褓中一个病病歪歪、脾气乖戾、相貌难看的小毛头时，她老是被藏藏掖掖的，等这个病病歪歪、脾气乖戾、相貌难看的小东西都会跌跌撞撞走路了，她还是被藏藏掖掖的。除了她的阿妈跟其他土著仆人那几张黝黑的脸之外，她印象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熟悉的人影，而他们对她又总是百依百顺、唯命是从的，因为要是孩子一不高兴哭闹起来，打扰了女主人，

太太发起脾气来，整个宅子又要不得安宁了。由于有这样的情况，到她六岁的时候，她已经变成一头非常不讲道理与自私自利的小野猪了。请来教她念书识字的那位年轻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很不喜欢她，勉强教了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，别的女教师也来试过，但是走得比第一位更快。因此倘若不是玛丽自己恰好想学会念书，那她就会永远都是个大文盲了。

她大约九岁的时候，大清早天气就热得邪门，她一醒来就已经觉得五心烦躁。睁开眼睛，她看到站在床边的用人并不是每天来伺候她的那个阿妈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对那个陌生女人说，“我不要你在这里。去叫我的那个阿妈来呀。”

那个女人显出很害怕的模样，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阿妈来不了。玛丽火冒三丈，对着那女人又是踢又是打，那女人显得更害怕了，再一次重复说要阿妈上小主人这儿来是根本做不到的。

那天早晨空气中就莫名其妙有一种神秘的气氛。一切都乱了套，似乎有好几个土著用人都不见了踪影，玛丽看到的那些人也是蹑手蹑脚急匆匆跑来跑去，显得灰头土脸、惊慌失措的。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她任何消息，而她自己的阿妈又始终没有露面。上午一点儿一点儿过去，仍然没有人来照顾她，她终于逐渐移步进入花园，在围廊附近一棵树下独自玩耍起来。她假装砌一个花坛，把大朵大朵盛开的猩红色木槿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，与此同时，她

的怒火燃烧得越来越旺，脑子里想出了一句比一句更恶毒的骂人话，一等阿妈萨迪再次露面，她就要把这些咒骂统统扔到她的头上去。

“猪！猪！老母猪生下的一窝小猪！”她咒骂道，她这么骂，是因为在土著人看来，让人骂作猪真算得上是奇耻大辱了。

她咬牙切齿一遍遍这么骂着，这时，她听到母亲和另一个人走到廊子上来。跟母亲在一起的是个皮肤白皙的金发年轻男子。玛丽认识这个看起来比小孩儿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。她听人说过，这个年轻的军官刚从英国来。孩子瞪视着他，不过她看得更多的还是她的母亲。一有机会她总是要这样细细查看的，因为女主人——玛丽总是更习惯于用这个而不是用别的称呼来叫她——是那么一个高挑、苗条、俏丽的女子，衣着也总是那么的可爱入时。她的一头髻发丝绸一般的柔软光洁，小巧、纤细的鼻子使她显得卓尔不群、傲视人间，眼睛大大的、笑咪咪的。她所有的衣服都薄若蝉翼，显得轻飘飘的，所以玛丽总说它们“全是花边”。今天早上，她的衣服比平时更像花边了，可是她的眼睛却一点儿没露出笑咪咪的表情。那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，睁得大大的，恳求般地仰望着那个娃娃军官的脸。

“真的是这么糟糕吗？哦，真的是吗？”玛丽听到她这么说。

“糟糕透了。”年轻人回答说，声音都有点儿颤抖了，“糟糕透了，伦诺克斯太太。你是应该两星期前就进山区去的。”

女主人扭绞着她的双手。

“唉，我知道我本该早些去的！”她喊道，“我不走仅仅是想参加那场愚蠢的宴会。我真是傻到家了。”

就在此刻，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从用人区那边爆发出来，使得夫人紧紧地抱住那个年轻人的胳膊，玛丽站在那儿也是浑身打起了哆嗦。哭喊声越来越大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伦诺克斯夫人气急败坏地问道。

“准是有人死了，”年轻军官回答道，“莫非瘟疫也传到你家用人当中来了？”

“我没听说呀！”女主人喊道，“快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说着她便扭转身子朝屋子里跑去。

从此时起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早晨那么不正常的原因也总算让玛丽弄清楚了。霍乱以最可怕的形式在这一带流传，人们像苍蝇一般地死去。她的阿妈昨天夜晚染上了病，方才就是因为她死了，用人们才在小茅屋里呼天抢地的。这一天还没过完，又接连有三个用人咽了气，其他的也都吓得一跑了之。惊恐笼罩着每一个角落，所有的平房里都躺着奄奄一息的人。

在慌慌张张、乱成一团的第二天里，玛丽一个人躲在育儿室里，所有人都把她忘掉了。没有人想到她，没有人需要她，奇怪的事情发生着，但她对此却一无所知。一连好几个钟点，她哭上一阵，又迷迷糊糊地睡上一阵。她只知道有人生病了，她听

到了神秘与可怕的声音。有一次，她爬到餐厅里去，发现那儿空无一人，不过饭桌上、椅子上有些盘子，里面放着些没有吃完的东西，看得出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，吃着饭的人慌忙中把盘子一推，突然就站起身来离开了。玛丽吃了些水果与饼干，因为口渴又喝了一杯东西，杯子就在桌上放着，里面几乎是满的。酒很甜，她也不知道酒劲有多凶。很快她就昏昏欲睡了。她回到自己的育儿室，重新又把自己关在里面，心里惊惶不安，因为她听到小木屋那边传来一片片哭声，到处都有匆匆忙忙的脚步声。那杯酒使得她昏昏沉沉，眼皮几乎都睁不开，于是她躺到自己床上，好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在她酣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不过无论是宅子里的哭喊声还是把东西搬进搬出的声音，都没能吵醒她。

她醒来时，仍然是躺在床上呆呆地瞪视着对面的那面墙。整幢宅子里没有一点点声音。她以往还从不知道家里会如此寂静呢。她既听不见说话声，也听不到脚步声，心里嘀咕：莫非害病的人全都治好了，所有的麻烦事全都结束了？她还琢磨，她自己的那个阿妈不在了，以后又由谁来照顾她呢？必定会派一个新阿妈来的，那她又有新故事可听了。那些老故事玛丽都听腻了。她没有因为失去她的保姆而哭泣。她不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，不大会想到别人的。周围吵吵闹闹，乱作一团，为霍乱的事哭天抢地，这使她感到恐慌，也很生气，因为似乎没有一个人记得她还活着。

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，想不起还有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姑娘。霍乱一来，他们谁都不管，就光知道管自己了。不过，既然不再害病了，也该有人记起她，来照顾她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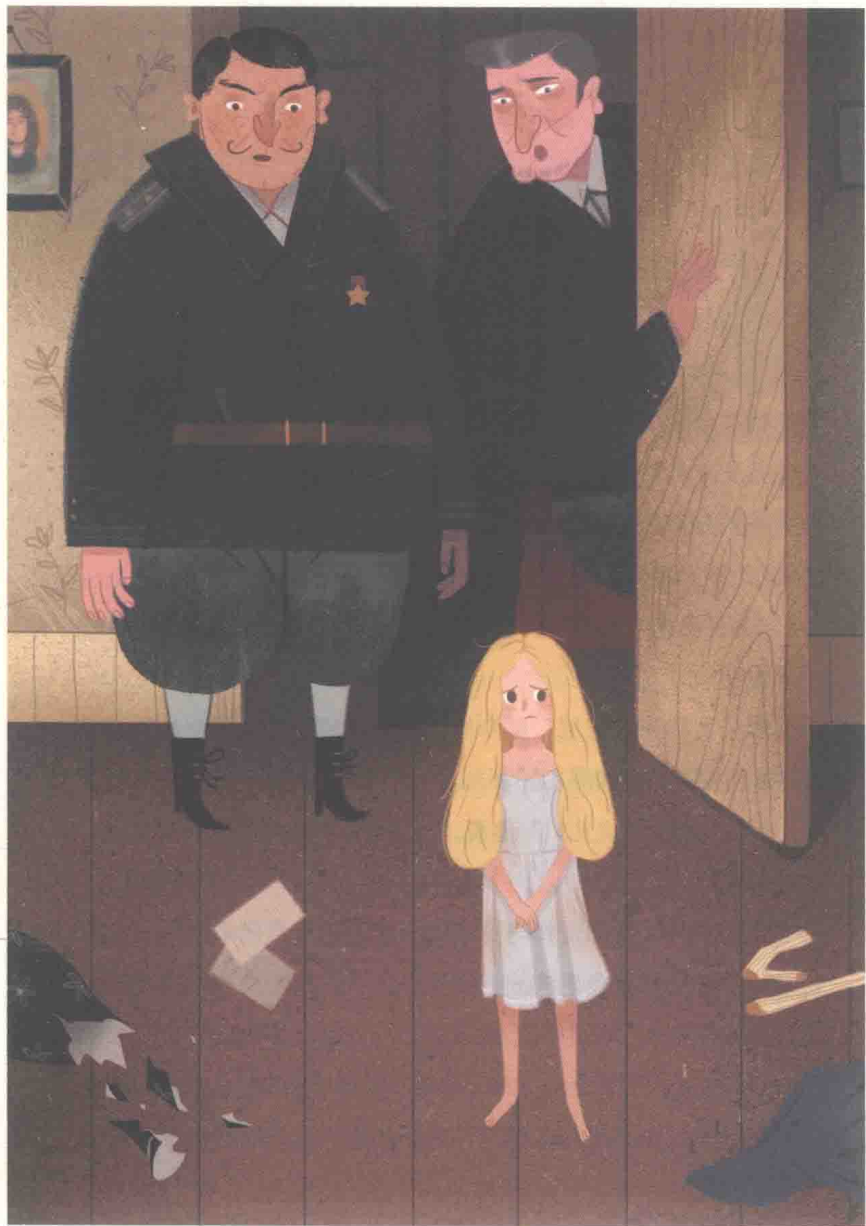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没有人来，她躺着等待的时候宅子里倒是越来越没有人声了。她听见有样东西在地席上发出沙沙声，低下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小蛇在滑行，那双宝石般的眼睛还在盯着她呢。她没有觉得害怕，因为这是个无害的小东西，看来并没有要伤害她的意思，而且急着要爬出房间。她看着它从门缝底下钻了出去。

“多奇怪也多安静呀，”她说，“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好像整座房子里除了我和那条蛇，别的活物一样都没有。”

几乎就在下一分钟，她就听到有脚步声来到院子里，有几个男人走进宅子，还低声交谈着。没有人迎出去接待他们，这几个人像是自己开的门，正在查看一个个房间。

“多么荒凉呀！”她听到有个声音在说，“不是住着一位大美人的吗？好像还有个小孩儿。我听说是有个小姑娘，虽然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她。”

几分钟后，当他们推开育儿室房门的时候，玛丽正站在房间的正中央。她看上去像是个长相丑陋、脾气乖戾的小东西，眉头紧锁，因为此刻她开始觉得肚子饿了，没人来管她使得她十分气恼。最先走进来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，玛丽以前见到过他跟她父亲说话。他显得很疲倦很沮丧，但是看到她时他吃了一惊，几乎都要



往后跳了。

“巴尼！”他喊出声来，“这儿有个小孩儿！孤单单的一个小孩儿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！我的天哪，她会是谁呢？”

“我是玛丽·伦诺克斯。”小姑娘说，把僵僵的身子尽量挺得直一些。她认为那人把她父亲的宅子叫作“这样的地方”是非常粗鲁无礼的。“大家得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，方才刚刚醒来。为什么没有人来管我？”

“这是个谁也没有看到的孩子！”那人转向他那几个伙伴说道，“她竟然被大家忘掉了！”

“为什么把我给忘了？”玛丽说，一边跺着脚，“为什么谁都不来找我？”

那个被称为“巴尼”的年轻人悲哀地望着她。玛丽甚至觉得他在眨巴眼睛，免得眼泪掉下来。

“可怜的小不点儿！”他说，“那是因为一个也没剩下，没有人能够来呀。”

玛丽就是在这样奇特与突兀的情况下知道自己不再有父亲与母亲的，他们都在夜里病故，被抬出去了，家中没有染上病的用人也都一哄而散，只恨自己两条腿走得太慢，谁也没有想起家中还有一位小主人。整个地方如此安静，原因即在于此。的确，整个宅子里除了她自己与那条瑟瑟作响的小蛇，真的就再也没有别的有生命的东西了。



玛丽小姐乖乖乖

